

风萧萧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high-contrast photograph. A woman with dark hair styled in a bun, adorned with a heart-shaped hairpin, is shown in profile, looking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 She wears a dark, patterned garment.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stormy night sky with a bright lightning bolt striking down. In the lower-left corner, a cityscape with illuminated buildings is visible under a dark sky.

春风文艺出版社
徐 汀 著

风萧萧

徐 讷 著

风 萧 萧
Fengxiaoxiao
徐 汀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450 000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 插页：2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50

责任编辑：赵威重

责任校对：芦 雁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0100-8 / I·94

定价：4.00 元

《现代文学钩沉》丛书总序

很久以来，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路子是越走越窄的，终于，现代文学史被写成了左翼文学运动史，青年学生除了知道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之外，很少知道还有什么现代作家。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科学精神才逐渐得到尊重，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才随之得到拓宽。许多现代著名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戴望舒、黄谷柳、沈从文、钱钟书等都开始成为研究的对象，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进步！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几位文学博士，都是因为研究沈从文而获取学位的，如果我们国内倒对于沈从文所知甚少，那该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

历史是曾经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让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可以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少走弯路。对待现代文学史，我们也应当是这样的态度。目前，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仍然有一些现代著名作家、著名作品没有得到发掘，更不要说进一步研究了。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应当整理出来为人民享用；应当深入地研究他们及其作品，从而扩大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加深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进而为发展繁荣我们今天

的文学事业服务。

基于这样的认识，春风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现代文学钩沉》丛书。这套丛书的直接目的就是抢救资料。由于十年动乱及其他种种原因，现代文学的大量作品及资料丧失殆尽，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每每为材料的匮乏而苦恼，《现代文学钩沉》就是要起一点钩沉辑逸、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同时也将其中的优秀之作奉献给广大读者，以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现代文学钩沉》丛书将陆续出版，望有识之士提供宝贵资料。



徐訇和他的《风萧萧》

(潘 显 一)

据说，四十年前的文学青年没读过徐訇作品的不多。据了解，今天的文学青年、哪怕是专修文学的大学生，读过徐訇作品、了解徐訇其人的，也为数不多。这很可惜。其实，在四十年代的上海、重庆，徐訇是有影响的作家。

徐訇(1908—1980)，字伯訇，笔名徐于、东方既白，浙江慈溪人，现代著名作家、教授。他1931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然后又在该校心理学系修研究生课程两年。1933年离北平赴上海，初在林语堂主持的《人间世》月刊任编辑，后又主编《天地人半月刊》、《作风》半月刊。以后他还主编过《热风》半月刊、《笔端》半月刊。他于1936年乘海轮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研修哲学，获博士学位。“七·七”事变后，于1938年匆匆回国。初居上海租界“孤岛”，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长途跋涉转入内地，居重庆。1942年至1944年，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1944年任《扫荡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回国。1950年由上海到香港任教。其间，1961年至1962年曾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6年至1970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后即任香港浸会学院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于1980年10月2日在港病逝。

徐訢在北大学生期间便已开始文学创作，有诗、小说散见于当时北平及上海的报刊上。但这些早年作品除个别篇目外，多已散逸。故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徐訢开始文学创作是在中篇小说《鬼恋》（载《宇宙风》1937年元月、二月号）问世之时。其实，他在多年研修哲学、心理学后，终于还是以文学创作和文学教学研究为业。这“转行”的内在根据，是早就埋藏在他北大学生时期的文学活动中的了。《鬼恋》是徐訢的成名作。它写一个自称为“鬼”的青年女子与“我”（即徐訢许多小说的男主人公“徐”）的相识与相恋。最后，我发现“鬼”原来是个隐退的曾经激进的“革命者”，但终因人与“鬼”的隔阂不得与之结合。故事离奇中有哲理，充满浪漫情调又有对现实人生的热切关照，有相当强的可读性。小说发表虽不逢时（距“七·七”事变仅五个月），但由于小说所展示的独特格调而享有许多读者，“抗战期间的《鬼恋》在大后方和上海，都大为风行”。^①《鬼恋》的成功，无疑促进了徐訢创作的热情，坚定了他走文学之路的决心，也奠定了他小说风格的基础。在蛰居上海“孤岛”期间，他写出了多部长篇小说：《吉布赛的诱惑》、《旧神》、《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者的悲歌》、《一家》等等。这些作品多由上海夜窗书屋出版，也多成为抗战前后的畅销书。在此阶段，他在小说的技巧和格调上进行了严肃

①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黎明出版社1978年12月初版，下卷第92页。

的、多向的探索。充满浪漫气息的《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等作品，想象飞扬，情节曲折，让人耳目一新，无疑有乔治·桑、梅里美、史蒂文森小说的风韵；而《一家》，又试图以传统现实主义的严谨笔调，描述一个江南世家逃难、分裂、破败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展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各阶层人民带来的苦难和不幸，明显有巴尔扎克的严峻和契诃夫的藏锋不露。这些长篇，不仅使徐訏跻身于国统区文坛的知名作家之列，也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小说的风格。这以后出版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集，一系列长篇小说，诸如被称为他的代表作的《风萧萧》（上海怀正出版社，1947年）和《江湖行》（香港大公书局，1960年），都继承并发展着他的基本风格。他是个多产的小说家，除上述作品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幻觉》、《阿拉伯女神》（均上海怀正出版社，1948年）、《杀机》（香港大公书局，1953年）、《结局》（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传统》（亚洲出版社，1955年）、《花束》（亚洲出版社，1956年）、《鸟语》（亚洲出版社，1957年）、《灯》（亚洲出版社，1959年）、《小人物的上进》（香港大公书局，1964年）、《花神》（台湾黎明书店，1977年）等，以及长篇小说《炉火》、《期待曲》（均香港大公书局，1952年）、《彼岸》（大公书局，1953年）、《悲惨的世纪》（台湾黎明书店，1977年）等主要作品。这仅仅是他从《鬼恋》正式开始的，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的部分收获。

徐訏是个知识广博的学者，也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在诗歌、散文、戏剧的园地里，他同样是广有收获的辛勤耕耘者。尤其在诗歌创作上更是如此，他作为青年诗人知名于世，与他作为青年小说家知名于世几乎是同时。对他的诗

作，文学史往往辟专节研究。①1948年，整四十岁的徐许在上海怀正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诗集：《进香集》、《借火集》、《幻囊集》、《灯笼集》、《鞭痕集》，总称“四十诗综”。所收多为1937年至1938年的诗作，总计四百余首。虽然他很有诗才，但他是怀着虔诚与严肃来写这些诗的。他的诗讲究音节、排列、词藻，有意于追求闻一多所提倡的诗的“三美”——音乐美（音韵节奏）、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句的齐整），不但学习中国古典格律词表现形式的长处，也力求再造古典诗歌的意境。从这个角度说，他似乎属于“新格律派”。同时，他又是个以个人感受出发，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诗人。他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的诗多半抒写种种微妙的感觉和感情。他写过纪念鲁迅的诗，写过抗日救国的诗，甚至写过讽刺官僚主义的诗。然而，情诗恋歌终是他最热衷吟唱的。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诗有汪静之、徐志摩诗歌的情调，又似乎可归入“现代诗”。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学者出身，囿于个人生活圈子的诗人，他的许多诗似乎离沸腾的时代太远，离现实、尤其离下层人民生活的现实太远。徐许往复地谈“情”说“爱”，总让人觉得嫌诗味过于单一。另外，他的某些诗作过分讲求形式美，也似流于对古典诗歌的刻意模仿而缺乏消化力。不过，徐许在诗歌创作中一直坚持追求诗美而不疲，其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除以上提到的几个诗集外，他还有《轮回》（香港大公书局，1952年）、《时间的去处》（香港亚洲出版社，1958年）等几个诗集。另外，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散文小品集《春韭集》、《海外的情调》（均上海夜窗书屋，

① 如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217页。

1939年)、《西流集》(夜窗书屋, 1940年)、《蛇衣集》(夜窗书屋, 1947年); 戏剧《生与死》(西风社, 1940年)、《母亲的肖像》(成都东方书店, 1944年)、《兄弟》、《野花》、《鬼戏》(均夜窗书屋, 1947年)以及批评集三种等等。徐订的全部创作由台湾正中书局辑为十七集的《徐订全集》出版, 可见其著作之丰。

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风萧萧》, 公认为徐订的代表作之一。

1943年3月, 从上海逃难到“陪都”重庆的徐订, 在一家小旅馆里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也许是国家之恨的冲击和个人辗转漂流经历的促进, 他“将最纯粹最虔诚最专一的心情献给创作”。^①小说开头二十万字进行得很顺利, 并开始在重庆《扫荡报》上连载。经过一年的努力, 小说终于在1944年3月完成。写完《风萧萧》, 徐订即赴美国华盛顿任职。原计划由某出版社出版的《风萧萧》的单行本, 却由于种种原因, 在作者两年后回国到达上海时, 还是“连封面都没有看到”。^②后来几经周折, 上海怀正出版社根据上海《和平日报》的转载(上海《和平日报》则根据南京《和平日报》的转载, 而南京《和平日报》是根据重庆《扫荡报》的连载), 排印成书, 于1946年10月出了初版。此书一出, 大受欢迎, 尤其在各层次青年读者中有较大影响。在不到两年时间里, 小说连出五版, 可见其行销之盛。

为什么这部小说能有此幸运? 一方面, 因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 人们有余裕来重温自己的种种经历与遭际, 回顾刚刚成为过去的痛苦、仇恨、激愤、悲伤和爱恋, 需要用“大

①② 《风萧萧》初版《后记》。

“唯不死”的庆幸来慰安、抚平自我的现实痛苦感觉，来激发自己重新编织对人生、未来的美好憧憬。从这个角度说，小说的出版是适逢其会。另一方面，从艺术角度讲，这部长篇的确有较强的可读性，对读者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现在来读，也不管你倾向怎样，情趣如何，哪怕你只想得到些茶余饭后的休息，只要你读了开头，你多半会不忍中途释手。你会关心主人公的来路与去处，你会想看个“究竟”，了解点自己在个人经历中也许无法接触的“生活”。然而，要分析清楚这种吸引力，并不如我们感受它那么容易。为了不致在鉴赏中泥沙俱下，我们还是勉为其难来试试。

对于《风萧萧》的故事和基本内容，显然不能简单地用是否“象”生活原貌，是否“从生活中来”等写实的规律或准则来衡量。徐许是按照另外一条艺术途径前进的。他认为，“每个人有他的理想与梦，这梦可以加于事，可以加于人，也可以加于一个世界”。^①他要把理想——即诗人之“梦”者，“加于”自己的“世界”——艺术的世界、小说的世界中去。在现实生活中难于得到，甚至不能得到的东西，他愿意在自己的艺术想象中，艺术的“世界”中得到。他决心追求生活之理想，决心写出理想的“生活”。因此，他多次强调，他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塑造“生活”。对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你千万不要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求“蓝本”，不要象愚人买鞋似地反求诸作者的经历。如果那样，你不但得不到正确的解答，而且会失掉徐许。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追求的“理想”世界很为哲理化。他说，“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与人生上，我有同样

^① 徐许：《风萧萧》初版《前言》。

的企慕”。①真、善、美，是美学基本命题。以此度量生活（尤其是小说写作和发表当时的充满动乱、颠沛流离的生活），虽然这可能显得有些书呆子气，那自然会加倍地感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理想“幻灭”的痛苦，因此才有与自己相随多年的、别人看来满贤惠的妻子离婚之举。②而这种追求加之于小说艺术，那自然就是象《鬼恋》、《吉布赛的诱惑》以及《风萧萧》那样去描绘想象中的、理想化的“生活”情境，从而得到心灵的寄托和创造欲望的满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比较合乎情理地理解和解释徐訇小说以“想象”为文的特点，才能够解释《风萧萧》这样的长篇靠什么作艺术构思的支撑点，也才能准确衡量和评价这部长篇的成败得失。换言之，《风萧萧》是浪漫主义之果，我们最好不要用现实主义这杆秤去称量。

《风萧萧》吸引我们的，首先是它曲折生动，包涵多少微波巨澜的故事情节。描写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孤岛”的生活，对于当时“大后方”以及后来的青年读者，无疑使之耳目一新；而写“孤岛”中敌、我、友几方之间的间谍战，恐怕更富吸引力。让人感兴味的还在于，三方主要间谍人员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舞女白苹是“重庆政府”的谍报人员，交际花梅瀛子是“盟军”（美国海军情报部）谍报人员，而经常变换名字的官间美子则是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手下。她们都是干练的女间谍，她们之间的争斗无疑是错综复杂而激烈万分、你死我活的。而故事的另外一条主要线索，则是纠缠于男主人公“我”——青年哲学家徐与三

① 徐訇：《风萧萧》前言。

② 钱歌川：《追忆徐訇》，《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个年轻女郎之间的感情纠葛。白苹是徐在风月场中认识的第一个美好女性。她的“如百合初放”般的笑容，使徐一见难忘。徐的（间谍）“工作”上级梅瀛子则象“太阳”般灿烂，徐多次为她光彩夺目的美貌震惊。而混血的纯情少女海伦，既有艺术天才又多次对徐表示过爱慕之情。自称信奉“独身主义”的徐的身与心，总在三个女郎的衣香鬓影中徘徊。以我们通常的话说，小说有一条“矛盾”线，一条“趣味”线。这两条线既有联系，又不重合。正是这两条线的交错与起伏，造成这部五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情节上重峦叠障中常有奇峰突起，迂徐曲折中不乏巨瀑飞流。从这两条主要情节线的设计看，许多段落都于奇巧中包涵合理，于顺利中突见意外。情节是环环相扣，冲突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比如，梅瀛子误认白苹是日本间谍，让刚刚参加间谍“工作”的徐去偷取她的日军机密文件。徐利用白苹对他的原有看法与好感，第一次顺利完成任务，得到梅瀛子的褒奖。然而，当第二次徐又奉命去偷取白苹手提包内密件，虽有梅瀛子的麻醉药配合而得手，但白苹醒后还是分析出徐之所为。白苹也误认徐是日方间谍，亲自向一直寄予深情的徐连开两枪，几乎要了徐的性命。梅瀛子认出“凶手”丢下的手枪乃中国武器，而疑心起白苹的真实身分。梅瀛子前去白苹寓所试探，于是两个女间谍拔枪相向，大骂对方，都说自己为民族为人类而战。最后，大家被迫出示“证件”，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是中、美两个“盟国”的谍报人员，一个战壕的战友，而过去的误解就象《三岔口》中两个英雄的摸黑打斗一样，自家人不识自家人。这里，双方一连几次的误解，使小说悬念叠出，问题愈积愈多。再加小说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更把读者胃口吊了又吊。而误解消除的恍然，

又有让人松一口气之感。由于前面埋藏有巧妙的伏笔，有比较厚实的铺垫，这恍然就合于情理之中，并无故弄玄虚，牵强编造之病。又如另一段，白苹、梅瀛子、徐三人决定利用日军梅武少将举行面具舞会之机去窃取梅武的机密文件。三人争着去，只好拈阄决定。徐拈中担负这危险的任务。徐身揣毒药，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他几经周折，终于潜入梅武密室。正要下手，忽听门扭响，见飘然进来一个戴面具的女子。徐大惊，急忙藏身桌下。只见那女子熟练地打开保险柜门，窃走密件，并在柜中安放了形似炸弹的东西。徐初以为是化装的白苹或梅瀛子，想想又不敢确认，急中生智，暗以钢笔中蓝色墨水洒染那女子裙裾，以作记认。回到舞会大厅，他见白苹、梅瀛子裙上均无墨痕，方知另有人捷足先登。几经查找，他们终于找到裙上有墨迹的女子竟是日本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朝村登水子，三人大吃一惊。经梅瀛子向美谍报机关查询，方知此人实乃日方干练女间谍官间美子。至此，敌、友、我三方的间谍战才拉下最后一道帷幕。接下来更是波澜叠起。白苹想窃回密件求胜心切，不幸中了官间美子圈套身亡，梅瀛子与徐身分暴露，只得东躲西藏，幸遇好心船家——实为白苹那个间谍系统中人相救，方得脱险。后来徐奉命准备动身离沪去大后方重庆，梅瀛子则设计毒杀了“美女蛇”官间美子，为白苹报了仇。这场斗争，几反几复，一波三折，充分展示了间谍战那种互运机巧、勾心斗角的特点。同时，也充分显露出作家善于运筹故事、编排情节的特长和爱好。诚然，构思讲述这种曲折复杂、大开大阖的故事，可以使小说立见成效地增加许多可读性。甚至可以认为徐订的多数小说的可读性强的特点与其故事性强，情节生动曲折分不开。但是，倘一处针脚不密，偶有破绽，就

会使小说故事的可信程度及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溃于蚁穴的危险的威胁。五十来万字的《风萧萧》并无这方面的弊病，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小说结构和情节安排上的匠心。小说情节进展，井井有条，结构完整，丝丝入扣。应该说，即使与同时期的其他著名长篇小说相比，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等，《风萧萧》在情节安排和结构艺术上的长处也是明显可见的。

当然，衡量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它是否塑造出了几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老舍曾说：“按照旧的说法，创作的中心是人物。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①显然，老舍这里所说的“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的标准，是小说艺术的极高标准和境界。《风萧萧》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创造了可与武松、黛玉相提并论的“不朽人物”，但它在创造自己的主要人物方面的成就，也是不可低估的。《风萧萧》人物众多，但笔墨显然集中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如前所说，白苹、梅瀛子、海伦等三个女性与徐之间的感情纠葛，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线之一；而白苹、梅瀛子与徐，又是谍海惊涛中的主要人物，理所当然的是作者以浓墨重彩来描绘的人物。

小说对白苹着墨最多，甚至全篇极力渲染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意境，也是针对白苹的斗争与牺牲而言的。然而，她却是个极不容易把握分寸、

① 老舍：《人物的描写》，《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极不易写好的人物。她的公开身分是舞女，终日所处是灯红酒绿的舞场。虽然我们不能说舞女中就没有好人，但要把一个上海滩久经风尘的红舞女与为国家民族捐躯的英雄相联系，还是需要许多自然可信、又分寸感极强的描写才行。从外表看，“她脸庞生得非常明朗，大眼长睫，丰满的两颊，薄唇白齿，一笑如百合初放”。^①作为舞女，她还会讲英语和日语，更善于交际应酬。她不但与中国上层人物稔熟，而且与外国人包括使上海租界陷于风雨飘摇的“孤岛”地位的日本人交往。她的美貌、风度和交际本领，使她常常成为舞客们“争夺”的中心。而她对各种舞客应付裕如，特别长于招应日本人的举动，也引起了对她深有好感的徐的误解，以为她在货腰生涯中已是见利忘义，丧失了民族气节、人格尊严。徐甚至想介入她的生活，去劝转她。同时，白苹又是个坚定、干练、处污泥而不染、风骨凛凛的民族战士。当徐明白白苹真相后，我们看到的，是白苹周旋于敌伪群中，不惧危险，巧取情报，争赴危难，最后终于杀身成仁，死在日本特务的枪弹之下。这两个“白苹”形象，是如此分裂，又是如此统一。当白苹的真相还未被徐了解之前，小说已有好几次颇具象征意义的描写。先是几次对白苹衣着偏好的描写，让人不由得想想她的来路。她喜爱穿白色衣裙，爱戴白色饰物。这也许是暗示她出污泥而不染的个性。她又喜欢银灰色的衣饰，还对徐解释银色比白色更有“深度”。徐也感到银色的确比白色更容易看透。这也许象征着白苹的职业和“工作”，外表与内心的既不一致又甚统一，象征她舍而不露的性恪特点。徐认识白苹不久，与之一起经历的“赌场

① 以下凡未注明的引文，均引自《风萧萧》。

——教堂”，也很可看作是小说刻划白苹的“文眼”。一夜，白苹陪徐去赌场中豪赌，两人几乎输掉了所有的钱。白苹为助赌兴，还押掉自己的钻戒，直赌到天亮。在透骨寒风中，白苹要求徐陪她去教堂望早弥撒，徐开玩笑说：“假如你的职业永远是陪人从赌场走到教堂，你难道不觉得光荣吗？”白苹含蓄地说：“但是这也许是我灵魂的工作，……我的职业是陪人跳舞。”他们采了两片红叶纪念这次“旅程”。而一走进教堂，白苹突然变得十分虔诚。徐很奇怪，白苹却说自己“爱这天主教堂的空气”。连徐也觉得有必要在心里暗祝：“愿抗战早日胜利，愿有情人成眷属，愿我永久有这样庄严与透明的心灵。”这段描写中，赌场与教堂，豪赌与祈祷，长夜与黎明，素装与红叶，构成鲜明对比，分明让人玩味其中的隐喻。另外，白苹的待人与处事，也带有自己的个性。她总是显得那么稳妥、安静、宽容又不乏心计，象她所喜爱的银色一样藏锋不露，棉里包针，既坚韧不拔又柔可绕指。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在实际生活中未必能够找见的人物，她身上集中了作家的许多爱和理想，是理想的性格，是真、善、美的化身。虽然白苹旋律的基调较为凄凉、哀怨，但终是集阿芙洛底特的美貌，雅典娜的智慧和力量，以及珀涅罗珀的坚贞于一身。①作家把最美好的赞歌献给这位女中英雄，把最富于感情的语句用到了她的形象塑造中。作为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这样来创造女主

① 均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形象。阿芙洛底特为爱与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雅典娜为天父宙斯的女儿，雅典城的保护女神，出生时就穿着铠甲，拿着长矛。珀涅罗珀为岛国王后，坚定地拒绝众多求婚者的纠缠，等待参加特洛伊战争二十年未归的丈夫俄底修斯的归来。